

走進中南海

王定烈題



田伶 王連春



華齡出版社

走进中南海

田 伶 王连春 著

华龄出版社

责任编辑：李成志 苏 辉

装帧设计：刘苗苗

责任印刷：李浩玉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走进中南海 / 田伶, 王连春著. —北京: 华龄出版社, 2004.3

ISBN 7-80178-125-2

I. 走... II. ①田...②王... III. 毛泽东 (1893~1976) - 生平事迹 IV. A75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011456 号

书 名：走进中南海

作 者：田伶 王连春 著

出版发行：华龄出版社（北京西城区鼓楼西大街 41 号，
邮编：100009）

印 刷：三河市鑫鑫科达彩色印装有限公司

版 次：2004 年 3 月第 1 版 2004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880×1230 1/32 印 张：6.75

字 数：140 千字 印 数：1~15 000 册

定 价：15.00 元

序

田伶、王连春同志要我为他们所著《走进中南海》一书写几句话，作为空军文艺战线的多年战友，情不容辞，义不容辞，我答应了。

记得多年前，田伶同志曾给我看过她的写作提纲。田伶同志走进中南海，来到离“太阳”最近的地方，通过她所见、所闻、所思、所感，勾画出一代伟人的鲜明形象。

作为一代伟人，毛泽东主席有着非凡的智慧、丰厚的知识、宽广的胸怀、雄伟的气魄和坚韧而幽默的性格。不信邪，不唯心，不盲目，不拘陈规，追求真理的精神一以贯之；作为一个凡人，毛泽东主席也有他的喜怒哀乐，有他的苦闷和困惑。我们可以从《走进中南海》朴实、白描式的叙述中，看到一个真实的毛泽东，一个活生生的毛泽东。

毛泽东主席逝世以后，国内国外出版了大量的有关毛主席的文学作品和文章。仅就我看到和听到的而言，应该说大多是怀着崇敬的心情，写出了伟大人物及其伴随着的伟大行为，即使写毛泽东主席的日常生活、轶闻琐事、错误挫折，也写得客观公正，真实可信，提示了许许多多的做人、做事的哲理。但是，也有一些作品和文章，杜撰有之，猎奇有之，戏说有之，甚至怀着不可告人的目的，极尽丑化之能事。历史就是历史，事实就是事实，这是任何人所不能改变的。所以，我非常欣赏田伶、王连春同志写作《走进中南海》所采取的态度，一就是一、二就是二地写出了

毛泽东主席的真实生活,而真实生活什么时候都要比文学更精彩。

田伶同志是我比较熟悉的一位空军舞蹈演员,她热爱舞蹈,热爱事业,热爱生活。有人曾经把田伶的名字打了个谜语,叫“乡村演员”。她虽出身于革命干部家庭,却始终保持着乡村人那种朴厚的品格,心地坦诚,快人快语,说话直来直去,对人火热心肠,遇到别人需要帮忙的时候,颇有“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味道。有人戏称她为“傻大姐”(她曾饰演过一个叫傻大姐的角色),她确实有点“傻”,“傻”就“傻”在说真话上。而说真话是不容易的,在某些场合还会有危险,没有刚直精神和赴汤蹈火的勇气,是无论如何做不到的。我相信“文如其人”这句话,《走进中南海》一书的可贵之处,就在于说真话。

《走进中南海》这本书,很好读,有些地方写得很感人,比如,写她刚到空政文工团时的好奇心理,写她和毛主席第一次跳舞时的激动心情,写她遭受委屈见到毛主席时的情感、心态等等,都写得朴实无华,活灵活现。没有豪华词藻,没有矫揉造作,但在平叙中显真情,在寻常中见奇崛。

我作为《走进中南海》一书出版前的读者,曾经向田伶、王连春同志提出过一些修改意见。因为这本书的背景大多是在“十年动乱”之中,不能不涉及到运动中一些情况、看法,因此,我建议他们依据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和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作些必要的修改、补充。我相信这本书的出版,一定会引起广大读者的关注和兴趣,一定会得到社会的认可。

李明天

二〇〇一年七月十八日于北京

自序

半个世纪以来，毛泽东这个响亮的名字，无论在哪里听到或是看到，全国各族人民都会情不自禁地与“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他为人民谋幸福，他是人民的大救星”这首发自肺腑的颂歌紧紧地联系起来。

由于工作关系，我奉空军党委指示，于1962年春开始，随空政文工团许多同志一道，参加中南海“春藕斋”演出活动，在那里多次见到毛泽东主席、刘少奇主席、朱德委员长和周恩来总理等党和国家领导人。

对于我这个普通人来讲，不能不说是一种极大的幸运。这完全是一种人生偶然的机。

在“文化大革命”那段特殊的历史时期，是毛主席的关怀和谆谆教导，使我认识了社会，认识了人，也学会了做人的道理。尤其是毛主席铮铮铁骨、一身正气、两袖清风的人格魅力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不断指导着我、鼓励着我。这些都是我在磨难中没有倒下的精神支柱。

毛主席晚年的时候，因为我们比较熟悉的原因，所以就有机会到毛主席家中看望他老人家，在为他表演歌舞节目的同时，遇到工作人员忙不过来的时候，也帮助做一些具体的事情。

为缓解毛主席因繁忙的工作所带来的压力，应他老人家的要求，我们也经常一起谈天说地，一起读书，因而得到了许多宝贵的教诲。

为纪念毛主席诞辰 110 周年，我以一个文工团员的视角和感悟，把看到、接触到的一些事情，客观而公正地写出来，一是告慰毛主席的在天之灵，二是抒发自己对毛主席的怀念之情并激励自己的意志与精神。

如果这本书能给读者带来某些启示的话，我会感到莫大的荣幸。

本书是根据自己的回忆写出的，很可能存在许多疏漏和不当之处，敬请读者原谅并提出宝贵意见。

作者

2003 年 12 月

目 录

第一部分 艺海之路梦自圆·····	1
“乡村演员”·····	3
戴红领巾的娃娃兵·····	7
蓓蕾初开·····	22
来到离“太阳”最近的地方·····	31
为兵服务·····	43
第二部分 激荡岁月·····	55
山雨欲来风满楼·····	57
血书·····	67
第三部分 走进中南海·····	79
“你要抬起头来，一切恢复正常”·····	81
“将军犯错误兵无罪”·····	94
孩子·朋友·同志·····	102
苦乐相伴·····	110
永恒的纪念·····	119
“她一半听我的 一半不听我的”·····	127
“东边日出西边雨”·····	133

“你还是在天上”	145
地位不高身份高	152
第四部分 恩情深似海	161
情深谊长	163
托毛主席的福	169
难忘井冈行	180
第五部分 还历史本来面目	193

第一部分 艺海之路梦白圆

1947年，田伶出生在一个革命家庭里。12年之后，偶然的机会，成为了空政文工团的一名小学员，开始了自己的军旅演艺生涯。田伶在部队这个革命大家庭里迅速地成长，并有幸参加了著名大型舞蹈史诗《东方红》的演出，留下了演艺生涯中最为光彩的一幕。1962年，幸运地被组织派往中南海“春藕斋”执行任务，见到了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等共和国第一代领袖。



1960年，12岁的田伶第一次穿上军装。

“乡村演员”

1931年阴历10月11日，在冀西南的一个小山村中，贫农的女儿二丫头（小名），已经19岁了。遵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按照隆重的传统仪式，坐着轿子嫁给了苑家会村老田家的儿子兵泰（小名）。当时，那位新郎官只有17岁，他骑着马迎娶了这位漂亮的贫农女儿。

他们就是我的爸爸和妈妈。用他们的话说，婚后感情很好，共生男2个育女4个，6个孩子加他们两口子一共8人，共同走过了一段曲折却又幸福的人生里程。



全家合影。图中左二为田伶的母亲，怀中抱着的是田伶。

父亲是个老革命，他1935—1937年期间曾在河北省保定地区的一所学校里教书，参加了当时保定地下党领导的“学潮”运动。在一次活动中，撤离时，不慎跑丢了围巾，被敌人拣到辨认出来。由此身份暴露了，国民党悬赏要他的人头。后来，在组织的帮助下，于1937年秋季参军，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为了工作的需要，他将原来的名字田振华改为田国栋。

在革命队伍里，他虽然是做政治工作的，但是也参加过大大小小的许多战斗。1939年，在攻打大龙华的战斗中，他作战勇敢，还缴获了日本军官佩带的战刀和军用大衣。

由于我从小就离开家庭，基本上是在部队长大的，因此对父亲的历史了解并不多，只是从父亲留下来的物品中，方才知道，抗日战争时期，父亲在晋察冀边区十三分区工作，所在部队的司令员是赫赫有名的杨成武将军。

听妈妈讲，父亲一生转战南北，但从来没有受过伤，只是积劳成疾，身体一直不好，因肺病总是住院。所以解放后，于1954年6月由华北军区后勤部转业到中央轻工业部工作。

我的妈妈名叫张廷芝，与爸爸结婚后，大伙都习惯叫她“兵泰媳妇”。妈妈也是抗日战争时期的老党员，1942年参加了八路军，在原晋察冀第一军分区鞋厂工作，是个支前能手。

1943年，由于敌后环境恶劣，疏散军、勤、妇、弱还乡。妈妈是个“解放脚”，所以又回到老家参加了贫民团并任主席，于1945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46年经组织批准开始随军，从此一家人终于过上了较为平安的日子。

解放后，母亲曾在北京市宣武区的一个造纸厂任主管党务的

副厂长，并兼做当地街道的治安委员。由于一贯积极工作，1957年还协助北京市公安局破获了一起杀人案件，受到北京市公安局的表彰。1958年被选为北京市宣武区人民代表。

20世纪50年代，在街道工作没有收入、无人愿意干的情况下，妈妈毅然辞去了厂长的职务，做起了专职的街道主任工作。

我的妈妈用她自己的一言一行，言传身教地影响着我们姊妹几个。在我的印象中，她的一生只有奉献，没有索取。记得1990年因病逝世时，我们在她的衣袋里，只见到了中国共产党党章，并在“为人民服务”一页用纸条作了标记；除此之外，身上只有一个装着3角7分钱的钱包。

1947年，在催生共和国的隆隆炮声中，我在部队里出生。幼时曾经听父亲讲：我出生的所在地区是根据地，也就是现在人们常说的老区。按照旧历来算，我的生日是1947年阴历10月11日，恰好就是爸爸妈妈16年前结婚的日子。爸爸开玩笑地夸奖妈妈说：“你又给咱们这个革命家庭添了一个‘小福星’，这是个大喜事。”后来，我在家中一直很受宠爱，包括姐姐、哥哥们都特别爱护我。用我妈妈的话说：“自小青出生，就没有受过罪，生活一天比一天好，直到全国解放，她就是有福。”

母亲怀我的时候，接到正在部队领兵打仗的父亲捎来口信：按照我家的习惯排列，生男可取名小金，生女可取名小青。我的两个姐姐分别叫“青梅、青月”，两个哥哥分别叫“金矿、金双”，所以我这个小女儿出生后，正式取名叫田小青。

转眼，我到了要上学的年龄，该起个学名了，于是父亲就为我们（除了两个姐姐）下面四个孩子更名，我就改名叫田伶。



“伶”字究竟是什么意思，我当时并不明白，长大以后，才知道“伶”字还可以当作演员讲。难怪有人用我的名字编成谜语：“乡村演员”。

3岁的田伶与大姐的合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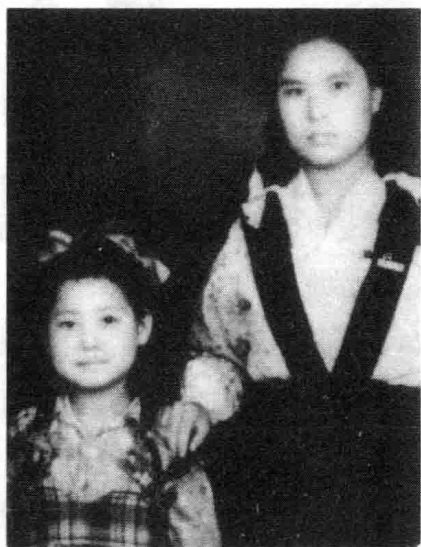


全家在庐山合影。图中左三为田伶。

戴红领巾的娃娃兵

全国解放以后，我们全家随着父亲所在的部队——华北军区后勤部来到了北京。开始全家住在东城区东堂子胡同1号。1954年，父亲从部队转业，于是我们又搬到宣武区。

1959年夏天，传来消息说，宣武区少年之家舞蹈队的18个女队员，要去空政文工团参加选拔舞蹈演员的考试。那时我并不是舞蹈队的成员，只不过是少年之家图书馆的服务员。但是，因为我特别喜爱舞蹈，而且在学校曾经演出过舞蹈节目，还在宣武区的演出中获得过好评，所以少年之家的辅导员就叫上我跟着她们一起去了。



1952年田伶和二姐

在北京合影。

七月，北京骄阳似火，烘烤着我们焦虑、忐忑不安的心情。当我们匆匆忙忙赶到空政文工团的时候，每个人都已大汗淋漓。在空政文工团一位老师的带领下，我们列队走进了排练大厅。



5 岁的田伶。

不一会儿，几位老师开始对她们 18 个人进行初步考察。先是扳腿，而后又做了几个下腰动作，然后要求她们每个人表演一些小节目。当时我站在一旁，觉得挺好玩，都看傻了。

舞蹈队的同学都表演完了之后，忽然，一位姓方的老师指着我说：“该你了。”开始我以为是在叫别人，左看右看。但方老师仍指着我说：“不用看了，就是你。”

这时我才反应过来，有点不知所措，只是本能地站起来，赶忙解释说：“老师，我不是她们舞蹈队的，不会跳她们的节目。”

方老师笑着说：“既然来了，就随便跳一个吧。”

由于毫无思想准备，我真不知如何是好。无奈之下，情急之中，跳了一个以前演过的节目——“鞭炮舞”。出乎意料，在老师们的脸上，我竟然看到了赞许的表情。显然，他们对我的表演，还是比较满意的。

考试就这样结束了。尽管我很激动，但是回到家中，我对谁也没有提起过这件事，就像什么事都没发生一样，仍然做着那些喜欢干、喜欢玩儿的事。

过了一些日子，少年之家的一位辅导员突然通知我，叫我做好准备，到空政文工团参加复试。这真是个天大的喜讯，我简直不敢相信，“天底下哪有这样的好事。”于是我把事情的经过告诉了妈妈